

書

藏書儒臣傳總目

一德行儒臣　共二門

二文學儒臣　共五門

德行二門

〇德業儒門一〇行業儒門二

文學五門

〇詞學儒門一〇史學儒門二

〇經學儒門三〇數學儒門四

〇藝學儒門五

德業儒臣門卷二十四

○李之才
○邵雍
○周敦頤　○程顥
○楊時
譙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楊簡

吳澄

黃澤

德業儒臣論

李生曰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鑿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甘於溷濁鹹苦終身不見甘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衆矣彼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者眞大謬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於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

則人皆渴歩久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歷乃無聞直待有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標幟而不知其詬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陷一家者其罪誅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於不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可輕易若此矣乎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

該而力不能致全書又老來好書目力既竭計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所不聞歷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噫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繼欲尚論古人以知其世何可得也姑即平生所知者錄而別之目爲有德之儒雖師友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行業儒臣論

前[illegible]

或問於予曰德行其分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在上敎出於一成德爲行二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分德行爲二也何居曰去聖既遠學務徇名非名無學非學無名以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古以足乎已無待於外之爲德韓子豈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德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也今無得於心而且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所謂行

仁義者也是義襲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不免爲小人之儒矣況他乎彼親受業於聖門而爲高足之徒者猶尚如是況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於是也故合而言之蓋恐其爲小人而不爲君子也蓋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在今日則夫教人之爲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於小人之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爲君子合之則爲小人則亦不得已焉耳矣嗟嗟此何

學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繫焉之平皆在於此而學
繫乎予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嘯之要使人務實學
之人□心得墮體黜聰心齋坐忘□則庶乎不愧君子之
論可以列於德行之科矣否則□名譽而惧後儒是
聖門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藏書儒臣傳卷二十四

前有目錄

○德業儒臣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李斯嘗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

離耳是亾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劒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懷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也

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

胡說

以下說[illegible]理不中用

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

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

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

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

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

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

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

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
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
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
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
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
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
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

御必繼百吏必職士大夫必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

害也非爭奪也李生曰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無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中間亦皆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　世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軻　○附劉克論

李生曰孟氏之學識其大若真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炎語

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以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於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持刊定成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氏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一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於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

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謂舉作用而亞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况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鯀堯故如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臯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於堯不過

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霸之辨則舛謬不通甚矣夫稱天下之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修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尊一天下於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言其能任伯兄之事率諸兄弟以宗周無敢相攻伐也此其借之之力固所以修方伯之職非分外舉也何以得罪於三王乎吾以爲正有功於三王者矣故爲三王易爲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鄒之功耻而以謂無道桓文之事可歟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槩為門弟子云耳當時如子貢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為能有加於仲也

李生曰孟子以樂克為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賤迹矣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

所以終不成者謂其效顰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爲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然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母懷抱提携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況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爲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無善則無迹尚如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可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今之所謂師弟子皆

相循而欲踐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自然脗合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肎依人脚跡作轅下之駒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介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清而直上故得之則爲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得之則爲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健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故夫子思之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

也善人者狂士之徽稱也有恒者狷者之別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於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實乃以廉潔退讓篤行謹默之士當之是入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為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者為求之於古必如伯

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方可名爲狷者若柳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與武也以至太公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無彼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

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於菊東方朔肆於朝阮嗣宗肆於目劉伯倫王無功之徒肆於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爲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郎次之謂不可以軒輊也惟天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略陳其一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

獨藺相如以勇狷賈高以氣狷魯仲連之倫以[illegible]著天下後世但指以爲一偏一曲之士未有知其修者下至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矣惟牛醫兒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曾閔顏子自謂既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汚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兎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殺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

之狂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於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乎獨怪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月鏡之於形影也如死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笑復欷歔泣涕感慨抵掌搤腕而不能已也蘇氏兄弟一為狂一為狷坡公論議節槩頗與謫仙相似第忽有耿耿忠愛之意不至坎壈以死亦其宜耳當其君相知之矣但

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禰正平之狂與若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無真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爲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楊雄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顧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

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

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

而結罔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

晝而定之、客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班固贊曰、此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

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

此問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
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淸靜作
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
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
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
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
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

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馬融

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

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饑困乃悔而歎曰古人有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也故往應騭召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

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
融羞薄詔除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
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大將軍梁商
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
舊得罪大將軍梁冀冀因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
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
著述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
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
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

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卒於家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

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

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

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輝。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

州還高密道遇黃巾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入縣境袁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

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出

爲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之歎蓋憂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

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大業元年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大原溫太雅潁川陳叔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共議謚謂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李生曰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然學未

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責房魏不能興禮樂舛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爲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平也況其徒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

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陜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鍾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

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李生曰不安排正安排也胡安定尚未夢見安定在況徐積乎

〇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師陳摶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其詩于禁中者眞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修上

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寧湘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潁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修因丐于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

信無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之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毋憂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之才器大久不調或借之石延年曰時不足以容君盍去之遂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

范雍守孟衮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相送者皆出境俱謫安陸之才治擻見雍於洛陽前日相送之人無一在者雍始恨知之之晚云澤州判官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啓之歐陽修使河東薦羲叟及修唐史令羲叟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

○邵雍 伯溫附

邵雍字堯夫雍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善之始居衛師事李之才後

居洛幾三十年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遊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忘返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雍辭曰若進豈能禁見平生矣吏責既閑安叟用名爲弼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洛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起。熙寧二年呂誨吳充祖無擇薦雍除潁州團練推

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縧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弼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戲曰忘扶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修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程頤曰先生至此

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顥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悲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公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諡于朝歐陽修之子棐時在太常謂人曰棐昔入洛先公正恭大政臨行

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某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爲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謝良佐云、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做小兒樣看、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

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恁恁地聰明雍疾革顧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頂門一針）況能使人行也一日顧又往視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卻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

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鴝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雍與惇會惇縱橫

議論初不知知雍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雍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雍傳數學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伯溫云邢和叔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故和叔留別詩有云杖下每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先君亦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謝顯道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

冑曰徒長姦雄

邵伯溫字子文初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留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嘗與伯溫論及康節之

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籍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雍常與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奸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

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嚴叟劉安世疾惡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趙鼎少從伯溫游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伯溫出處云

○周敦頤　　　恩蔭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叅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

通守事因與爲友而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移郴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譖敦頤抃信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以疾求之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廬山之麓有溪之焉於蓮花峰潔清紺寒下合湓江敦頤樂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爲之號而築書堂其上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二子曰壽曰燾敦頤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
遇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
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或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
士獨懷刺謁濂溪足三及門而不見荆公恚曰吾獨
不可自求之乎程頤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顥少年好獵既見敦頤自謂無此
好矣敦頤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
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先
生非虛言也謚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

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蒲宗孟墓碣曰嘉祐巳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以妹歸之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廷公掞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黄廷堅作濂溪詞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張栻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胡說）李生曰果何見耶吾不知矣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生而神爽中進士第調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

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肎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顥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謝景

溫尹金陵說春秋題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頤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顥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召對甚久日官報午正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顥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顥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又一日因論事不合

謂顥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顥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千古至言）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至言）

其罪可也既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死自歸耳弗納必為亂即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埽決顥時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師劉渙急告顥顥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顥顥命善泅者銜細繂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引大

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皆以爲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顥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安在眞佳士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文彥博采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顥之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

之入人也因其高明顯二子端懿端本陳瓘作責沈文云葉公當世賢老曾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淳夫云顏子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曰伯淳誰也淳夫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時自媿不可言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

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諸弟子曰爾輩在此只是學其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弟子請問先生曰且靜坐良佐自負該博初見先生每舉史書以對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先生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先生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良佐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良佐曰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

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
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為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後
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大學良佐對曰蔡人尠
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
堯舜之道矣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
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
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嘗
言人須知命录未及第時夢入内庭不見神宗但見
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宗嗣位乃知

萬事眞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又言舊多恐怖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所著有論語說及文集語錄行於世朱熹云先生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又曰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為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再轉而為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

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楊時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歙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歿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頤偶瞑坐時與游酢

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久之歷知瀏楊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多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爲著作郎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動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木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鎭壓姦雄之心耳朝

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
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
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
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又言
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
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
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
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
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陽城

仍用閹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也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廷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刼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

而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
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
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宜以
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及李綱罷太
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
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欽宗乃以時兼國子祭酒高
宗即位除時工部侍郎時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
宮已而致仕卒年八十三朱熹曰龜山天資高朴實
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

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李生曰此豈所以稱時乎大才卓識有用之道學也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

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劒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從彥

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遊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

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
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
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
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
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
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
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建安朱松與侗爲同
門友嘗與沙縣鄧廸語及侗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

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松子熹從侗遊晚年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侗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楊時高弟也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九成畢卷斂衽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歎曰眞奇童子也十四遊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眞大

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射策集英殿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置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楊時亦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劒以屬客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既歸簦笈雲集九成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管卽

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經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久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九成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九成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荅語九成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九成曰陛下不須

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顧復尊上帝語、九成曰陛下之心卽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

附趙鼎司諫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山僧宗杲爲莫逆交檜既惡九成乃令言者論九成與宗杲謗訕朝政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肎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趺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

積父雙趺隱然可一笑也揄㸌起知溫州巧祠歸歟月而卒

〇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程頤近世大儒九淵獨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

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款承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嘗

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鵞湖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九淵論議辨折九齡有詩云孩提知愛長

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九淵自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鵞湖祖謙始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熹顧祖謙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九淵曰其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illegible]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云云熹不懌翌日熹議論數十折九淵悉破其說祖[illegible]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熹所尼朱以陸之教[illegible]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九淵更欲與熹辯[illegible]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淳熙八年朱熹[illegible]南康守九淵往訪熹與泛舟而樂曰

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九
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一章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
史浩薦九淵之辟曰淵源之學況粹之行輩行推之
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
淵既歸學者輻輳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毎詣
城邑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聽者
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
實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上高五里其

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熹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辯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九淵熹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除知荆門軍郡有追逮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旣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

屋其俗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夌晨追究其子盖無恙也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

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巳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卒年五十四諡文安二子持之循之門人楊簡主富陽簿時九淵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九淵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巳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者訟至庭簡斷其曲直訖又問九淵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

故簡毋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荅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遂知樂平縣簡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紹興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上書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

溫州有私艖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初不白郡簡曰是可輕動乎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卽建旗立巡尉廷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戺數其罪將斬之郡官交進爲請久乃得釋遂奏罷分司遷駕部員外郎兼寶録院檢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千萬邊吏臨淮水迎射之簡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

日上奏不報會有疾請去提舉鴻慶宫寳慶元年卒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吴澄

吴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隣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澄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澄乃俟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歎曰與吴先生言

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而澄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

者各務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
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
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
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
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爲
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
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
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
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

說兩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形賢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

德業儒臣後論

平生曰聖人之學無爲而成者也然今之言無爲者不過曰無心焉耳夫旣謂之心矣何可言無也旣謂之爲矣又安有無心之爲乎農無心則田必蕪工無心則器必窳學者無心則業必廢無心安可得也解者又曰所謂無心者無私心耳非眞無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爲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

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子之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魯也決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然則為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覩場之見但令隔壁好聽不管腳根虛實無益於事祇亂聽耳不足采也故繼此而董仲舒有正義明道之訓焉張敬夫有聖學無所為而為之論焉夫欲正義是利之也若不謀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則吾之功畢矣若不

計功道又何時而可明也今日聖學無所爲既無[illegible]
爲矣又何以爲聖爲乎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言
先其難者其後當自獲非謂全不求獲全無所爲而
率爾冒爲之也此孔子所以責夫言不顧行而欲先
行其言者以此蓋先行其言則自無不根之言由此
觀之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爲之學者皆不根之
論未嘗先行之故耳吾以爲羲皇以前未暇論矣自
舜以下要皆有爲之聖人也太公之富強周公之禮
樂注措雖異有爲均也孔子夢寐周公故相魯三月

而禮教大行雖非黃唐以前之無爲獨非大聖人之所作爲歟安在乎必於無爲而後可耶但學者不知如何爲有爲又如何爲無爲耳是故徃徃以大有爲之資而不肎自竭其力反慮人之疑其爲富強功利也或眞得無爲之旨又不能堅忍不用之術輙爲有爲之業所忻豔焉以故學不成章無由而達志不歸一終難成事則自漢文漢武而後大抵如此矣夫漢文無爲之聖人也自以其身同於含哺鼓腹之民而以其可爲必爲者以付景武雖語之有爲如風過耳

然則賈生雖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何益乎故使長孺而當孝文之世則淸淨寡欲固魚水之歡也使賈生生孝武之朝則三表五餌之策朝進而夕拜爵矣何者孝武帝乃大有爲之聖人也當其時拓地幾二萬餘里視漢高所遺不啻倍之雖民勞財傷騷然稱費精力亦幾竭矣然歷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十餘年邊城不閉兵車不用雖抱孺子於天下之上而單于且稽顙來朝矣蓋至於易姓更主而百姓猶案堵如故者然後知其爲孝武之賜而不自知也截

長補短其利百培有爲之功業亦大矣而又何用相羨乎然則今者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第牽於意見狃於成說必欲補綴傅會勉強湊合以求萬全免譏毀是以終於無成有爲無爲皆不可焉耳。

藏書儒臣傳目錄卷二十五之二十七

陸贄　裴垍
李絳　李昉
錢若水　杜衍
張方平　司馬光
范仲淹○別見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范祖禹　鄒浩
呂大臨　陳師道
張浚張栻　楊萬里